四庫全書

集部

栟櫚集卷八

宋 鄧肅 撰

古風

送李丞相四路宣撫

冷風吹海煙霧開繡衣使者天上來手持天書傳天語促起天下豪傑魁下堂拜命汗如雨上堂鳴鼓旌旗舉要令南國生清風不辭馬上蒸溽暑平生直氣高蒼穹四海草木聞威風業以自任如伊尹那使流言動周公

君臣今日機鋒契六十九州歸重寄屠龍事業謷狗偷談笑定縛吳元濟功成上天相都俞猜呼瓦礫化華胥日闢農桑三萬里二十四考書中書我今流落窮吞紙蟾蜍爬沙鞭不起歸歟自葺茅三間為作野史書雄偉

大水雜言

前日雨如絲繽紛雜朝霧昨日雨如注萬壑爭馳騖今朝有霽色作意在芒屨那知復如傾漫天飛瀑布介休借車振蒼穹十八葉幡如火紅濤頭起復萬銀屋河伯

盡以山為宮門前小艇疾飛鴻挽我同趍急流中人生如夢貴適意乘此可食千頭龍醉中舉杯謝舟子口腹自營吁可鄙不聞大禹不過門血指為疏九年水何如乘風䦨　天生令赤子脱魚腹六合

内外連桑田柳枝却下蛟龍約談笑丈祁付鐵索異時天上敢驚呼斥作人間鐺折脚

次韻王信州

煤炱飛上天沉沉三日霧銀河一髮摧狂雨忽横騖我

恐鐵騎来疾馳不納屨氣豪如項羽勢猛似黥布瀰漫江河接高穹石牛未洗血泥紅天吳八首真奇怪咄嗟平地作銀宫我貧家火不星竈赤脚滅没泥塗中目斷朓風生少女又復茅簷飛白龍慙愧北来王夫子籍籍聲名滿都鄙朝吟千賦暮千詩松腴亦須枯海水莫倚文章似孟堅未用風流追樂天且以光芒破隂晦挽回日色到桑田樂歲天公有嚴約斤落旄頭沉貰索從公日醉三百杯不怕西風動旗脚

再次韵

我聞張徵子仰天能復霧又聞填海神揮鞭石欲驚二子呼不来登山自糾屨雷鼓速雲陣忽忽千岩布誰云九萬隅高穹玉女笑眼逼人紅銀浦遂傾瓜蔓水雪浪欲浮天梁宮孤孫得糟時哺翁汎汎浮家烟浪中競呼力士来西域臨江吹縮十丈龍那知夏雨逢甲子身如豬鴨不須鄙赤松作此豈無謀門生主兵渠主水長江正欲截時晝夜亡智伯水如天此功朝成暮可齊便當

明月畫青田一雨從今十日約要賡豐年八弦索憑君喚取阿戎俱笑上天門同軟脚

鼓腹謡

當時大鑊四十石餡鹿如柱餅八尺飽食起來舞金剛揮戈天上駐斜日底事年來到骨窮炙䏰脯咨誑腹空關牛一飯期五日一半又聽闍黎鐘啄腐吞腥將日削天公作意殊不惡十圍漸化楊柳輕因馭冷風上寥廓

次鼓腹謡元韻

我心不轉本非石世路朳沙任退尺杯酒高懷獨未忘只有三萬六千日原憲雖貧亦非窮石髮溪毛放筋空已遣寸毫飽風月安得高堂列鼎鐘明朝莫怕山如削夾路花香破酒惡世間得失競雞蟲一笑危岑天地廓

戲王子和

豪華相陵豆粥石坐上珊瑚碎三尺那知蕭條洙泗間竈火不星連七日我生不復餞丈窮醉眼從來四海空一飽便令百憂失三合紅陳等萬鐘君家況有柳枝弱

客惡不容主人惡造門果腹姑置之杜陵寒眼憑君廓

鼓腹謡謝許令

東坡不戀二千石却羨黄州芉經尺一飽何妨作許難

千古光芒買白日我生不暇哭途窮入户青錢轉手空

肉食不容久青瑣齒牢但可叩天鐘許侯詩成謝斵削

飛流來洗徐凝惡開緘百里已生春九州更賴比心廓

風雨損茘子

前日雨聲如隕石昨日風狂退六鷁茘子吐華漫如雲

結實定知無十一南来無以慰愁煎端期一飽果中仙
山頭看花日千轉默想香味空流涎事類蒓羹慎勿恤
風雨在天非人力要及豐年天下同那為海邦私一物

題吹衣亭

馬上衣衫浼塵土斂板權門腰傴僂冷風天上呼不来
厚顏如甲汗如雨星郎高韻凌雲烟天賴喚歸酌流泉
人間熱惱醺不到亭上鶴衣飄欲仙君方醉樂人愁絕
何如御此登天闕叩天借此衣上風吹下九州作春色

遊鼓山

蘭橈艤岸雷霆駭 闕 海吾人作意水石間

素志豈因風雨 闕 衡山不知為開雲

魯陽莫試揮戈手郭寨何妨整角巾山僧道我飛芒屨

要看渠師得道處雪噴鼎烹一斤迴千古澗流不東注

我笑老師太豪雄故令鬼物窺吾踪安得廓然無聖解

蒼崖依舊飛白龍

別珠公

我頃詩成准勅惡寒江夜度秋蕭索曳杖從師得摩尼洗空愁腸天地廓年來狂妄嬰逆鱗去國三秋又出奔隔牆後得綈袍舊一笑喚回逆旅春我心不轉嗟匪石方壯兩遭天上斥處處逢君道價高萬指方袍趍法席白雲天下妙林泉看君又作新法緣倘能容此無歸客便當結社追白蓮

送許丈赴行在

天狗夜吠夷門月乾坤易位人泣血那知千官舞蹈迴

馬上洋洋面不熱許侯逆風敢孤騫黄金圍腰挽不前
吾君已立閏位退再拜丹墀吾節全我時上天恣狂直
權臣舌端飛霹靂當時陷穽皆交遊侯獨臨存真鐵石
此來邂逅一笑間夜傾鬬酒赤如丹胸中磊塊澆未下
征旆悤悤又吳山山前鮫鱷翻平陸殺人如麻未充腹
憑君仗劍追祖風坐令四海桑田復

栟櫚集卷九

宋 鄧肅 撰

古詩

後迎駕行

揮鞭衝曉露歸鞍載夕陽一日復一日不見御袍黃偏諸須文繡氈車奉珪璋作意禮樂盛而乃訪毛嬙上皇襲太平珍恠來四方竒氣驚鬼劃舞腰欲雲翔端為大盜積萬里來貪狼文移急星火搜抉到毫芒伐柯則不

遠吾道其復昌君看天宇間紫微已輝光躍馬今朝去定拜玉爐香惡衣供禹御茅茨覆堯堂為邦消底物人心歸則王

鄧成彦邀李益之朱喬年及某一飯適忌日無侑觴者遂遲明日成彦偶在式假以食素謝吾三人朱且行僕因以詩促之

點額萬里歸几坐冷如水慙愧北阮賢為余欣設醴既邀折檻朱仍約騎鯨李人亂已方丈清歌已皓齒那知

事大謬及誤占食指得鹿倘是夢鵲羹得無鬼我生飲
紅裙萬事空一洗所失如蝟毛豈惟一飯耳端恐荀陳
會自此參辰矣憑公反高陽勿專蘭亭美主人或素餐
蘇晉端可擬何妨具一烹肉食從客鄙

偶成

我涉江東路平地雪盈尺明日疊芙蓉晴天開曉日朅
自發源來陰雨連朝夕瘦馬過雲際又斷簷間滴顧我
亦何人市朝欲歸迹平生詩酒交落井仍下石那知涉

畏途乃煩造化力要知萬里行人謫非天謫衡雲霽韓愈海市呈蘇軾君知此理不鬼物護狂直

古意

妾身如暮雲陰霾愁漸濃郎来如曉色日髙雲自空曉色未應夜愁雲不可重會持一杯酒舉室生春風

其二

妾心如寒梅隨郎遍江東郎身如飛雪知落何亭中雪花故清絶何人能擊節梅花歲歲春千秋香不滅

其三

妾如傍籬菊不肯嫁春風郎如出谷鶯飛鳴醉亂紅亂紅有何好風雨一夕空菊英雖枯淡不愁霜露濃

觀子陵畫像

陶朱防狡兎渭濱兆非熊先生但釣月君王友不從我昔訪其迹�光磨青銅呼公公不應天籟自號空何人知此景携歸梵王宫乃知夜半力端在寸毫中

謁南齋諸友

青青門外竹練練澗中流水佳自扣枕天壤無炎洲我友有髙韵来為扶策遊塵埃飛不到軒窓寸寸秋髙文穿天心細字編蠅頭氣豪欲騎月志鋭定焚舟我来初過雨衣衫宜翠浮平生百斛塵一洗空不留歸来短檠下清風入夢幽不知白蓮社肯容靈運不

再用南齋韵謝

沙溪清可啜遠山翠欲流翩然航一葦浩歌入蘆洲髙堂上木杪幽人事勝遊但足簞瓢樂不知天地秋我輩

嗟無口寘摟空棹頭何如三才傑等是濟川舟開卷騰光怪天上卿雲浮阿雲又嗣音吾研不欲留平生浪詩聲寒蟲號清幽已對狂道士從此敢吟不

登妙峰閣

維舟古木陰故人能倒屣相携步高閣千尺誇雄偉雨餘天氣清宇宙空如洗對面碧玉峰去天不盈咫憑欄一超然欲搏九萬里下視囂塵間蠢蠢欲蝕耳平生浪自苦馬上肉消髀匆匆欲何之燒色更隱几入夜寂無

人波聲欄下起坐覺非塵寰雷霆生脚底

遊東山

草木得新露襲人吹冷香泉水夜相激衾枕自清凉我攜謫仙人眉目秀而長高樓洗塵累抵掌論老莊若人不世有闕　　跨皓鶴同作雲間翔

雲際嶺

蒼蒼九萬里拍塞雨天葩雲際在天上我去更携家不知山高低晶熒浩無涯迴頭見侍者濛濛隔瓊花

謝丹霞老師

丹霞脩何行天花雨紅英草莽化金碧宴坐十年成落筆多奇語酹唱皆名卿微言寄禍福無心天籟鳴頃年來七峰見我眼增明西來的的意一語貫三辰坐令塵土人彈指悟無生别來今許久夜夢飛爽靈新詩忽入手春風死草萌公以慧生定我自明而誠相望雖千里秋風共一清去去勿作念明鑑無將迎

玉山避冠

前年十月間甲兵滿大梁小臣阻天對血涕夜沾床去年十月間左省謫征商扁舟歸無處江浙俱欃槍今年十月間叛卒起南方官兵且二萬一旦忽已亡一身幸無責奉親走窮荒天宇如許大八口無處藏空山四十日畫餅誑飢腸竭來古招提和氣靄脩廊迎門有禪伯梵行照穹蒼却念容無歸燒猪飯蘇郎方袍二百指祖燈其復光中有護法人義氣干天槍倒床得甘寢不知冬夜長明朝曹夫子破浪飛危檣入門郁春色滿船載

瓊漿高談鸞舞飛佳句刻琳瑯那知奔竄中一樂得未
嘗何當掃陰雪四海共春陽便携我輩人浩歌歸醉鄉
世事如奕棋臧否均亡羊蓑衣可釣月底處是金章

次韵李舍人

道山文章伯杖履作幽棲筆硯為戲事業落翻墨蝸平
生百萬言定相初不離更憐世間士塵網深相圍笑踵
雙林轍誓破萬夫疑八面列神王劍戟身携持怒目幹
龍宮機緘絕謀惟佛語浩無際天地如可彌笑談一轉

畢璿璣時未移見者皆了了鈍根化神機不然分三藏
誰能俱不移白頭鑽故紙底是出頭時此恩今欲報四
顧將誰依在佛本無說於公亦何為珍重謫仙人登山
力未疲天涯渺萬里著處即為歸隨緣作賛嘆妙語何
奇奇置之天壤間千古無敢非我生多肉障煩公示寶
範請作一言蔽牟尼即仲尼

送李司録西赴

晴雲聳奇峰烈日破昏霧謫仙有行色朋僚傷遠送嗟

哉君子人薄書久倥偬文星應長庚勁氣模蝃蝀皤然
玉京去佇聽朝陽鳳岩野豈能留端肖高宗夢
塵外堂
俯仰天地間紛紛闕　山林累人均一體有
真故有妄輕彼那取遺奔走為塵外政應在塵埃憑師
一埽空六塵不用洗淵默即雷聲萬川同一水

栟櫚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栟櫚集卷十

宋 鄧肅 撰

古詩

謝李舍人題額

寸草春未報秋風樹不停三年真忽爾過隙白駒奔廬墳吾豈敢北堂有老人作庵居釋子佛事勤朝昏太史憐此意高額揭顯親𥚃間吞玉筯壁上鸞飛雲顧我何為者傳家空一經栖遲已三十寒燈尚短檠北輮將遶

楚捩手或翻羨那能為親顯只可充添丁但念我先人白首困飄零射策不逢賞青衫脫王庭今焉逢太史發揮自身名坐令九泉下冷骨復生春顯揚今在此松楸萬世榮作詩敢論報欲為几上銘

陪李梁谿遊泛碧

凉天夜無雲寒江秋更碧冷照月華中水天同一色畫舩渺中流三更犁動寂清風遠相隨蘆花秋瑟瑟近山得桂香隅烟起漁笛樓臺半有無疑是化人國我生本

無事釣竿勤水石今宵更可人仍侍君子側浪登元禮舟本非謫仙敵飲手看揮毫光芒騰萬尺

本上人

乞食自王城駿筆揮萬紙開緘動心目忽忽龍蛇起便可老煙霞聱價日千里那知未滿意更訪栟櫚子栟櫚亦何人是心如灰死愳語滿人間春風自桃李憑君一笑揮萬事空一洗但了風動幡在處真投水願將廣長舌語出亦糠粃迴到我輩人政堪覆醬耳

和作哲送令德

我瓠非五石安能枵不用但恃少年氣未肯就羈鞚越人已斷髪章甫浪出宋何如子建文脫口人爭諷笑示善者機綺語時一弄妙竟秘不傳尺管閣雲夢固應羞芹藻清明奴隷共明年梧梧桐定作喈喈鳳歸來訪原憲慎毋學子貢故人猶未病反已能求中

宴坐軒

客食安不黥馬上肉消髀所得知幾何此生亦茅靡何

如豐岩公一室萬緣止竹林能清幽岩嘗奇偉闔門寂無人燒香坐隱几今年忽猿驚杖屨數百里持此凝宴坐老師一啟齒我心死灰如春風吹不起請君看九淵止水即一洗

舫齋

寓形天地間一枝慎所處到眼無溪山推胸自塵土陳子作舫齋端能世外趨笑傲風波境恬無風波慮循本魚可觀灰心鷗自舞風景雖可人分手聊四顧紛紛逐

末流誰援沉迷若吾事在濟川慎勿五湖去

泛舟示子

秋江十日雨破浪飛危檣恍如在天上萬頃煙茫茫狂風自南来桂花雨新黄停杯不須飲且飲空中香平生四海心老大愧周郎聊復隨孺子解纓濯滄浪北斗挹酒漿天孫織衣裳乘興挐舟去一笑上銀潢

黄卷堂

世人無遠韻挾策下浮雲識字僅有數得志無短檠太

丘妙家法不肯鹵耕耘藏書浩無際兀坐觀滄溟寒陋
鄙李邕假書勤朝昏過眼如杜甫散為筆下神一家今
四傑射策到王庭自視猶細事家塾方討論嗟我未聞
道政作鑽紙蠅會同阿戎去從公問斲輪

過黄楊岩

朔風夜號空于喁幾枝木深山自春色芳草不凋緑朋
来得佳遊招提藏翠麓新酒赤如丹竹萌肥勝肉一醉
出門去缺月掛脩竹歸路涉溪淺危橋踐寒玉夜過渭

濵居門庭故不俗對坐寂無雨泉聲如擊筑宗盟更可人相邀勤秉燭開緘得持音鯨鯢俱面北迴棹今可矣賞心嗟未足西去有竒巖佳名配王屋萁踞列十人未充空洞腹更約林宗俱來伴白雲宿

飛螢

谷雨已十日不散陰雲頑夜風翼巽腐草借光蒲鶩間往來自相照似欣天地寛何時東方白紅日開雲端

次韻王信州古風

我昔少年日氣與風雷壯一言既不合棹頭歸望望誓
將老煙霞叩角耕閑曠一日煩干旌叩天舒孟浪自譬
舟一葉沙溪春蕩漾百川倘已東吾力那能障尚賴天
地寬未即崇山放栟櫚付冷居乃為世所長老妻畫紙
棊赤脚沽村釀醉起舞彩衣吾道頗休暢人傑又鼎朱
不怕供詩帳酹唱激清風洗空煙雨瘴故人化鶴仙穹
廬共悽愴生還義更高畏飯遠相餉演山見長庚醉眼
不敢仰便結騎鯨遊不知飛燕謗蘭亭最後來德齒均

所尚傷時雖慷慨論事尤倜儻杯酒七峯下逸思九天上萬事俱可人祗欠蛾眉唱

再次韵謝之

四海王信州志氣老益壯家學九域聞人物萬夫望若使在廟堂天下無怨曠胡為一葉舟也泛閩溪浪顧今真斷梗江淮付揺漾逢人輙傾倒涉世無隄障既合越人瘠仍欲鄭聾放斥下九天未宜似幽怪長一作幽怪多亢長邂逅忽相逢琥珀傾新醸火急賡歌詩胸臆賴舒暢我

語無餘韻日書甲乙帳得君驅鱷手不憂潮陽瘴三年
去國心海隅日悽愴東家久不懏稚子誰將餉詩成豈
置之萬事吾不仰那復思重裘區區欲止謗明朝更可
人芒鞋窮好尚遥知翠微中高談得縱儻至樂麯糵間
虚名鐘鼎上輕重不須論杯行且酬唱

再次壯字韵

昌黎論佛骨南行氣亦壯獻書請鏤玉却起北歸望香
山最風流詩酒事豕臏那知聞琵琶淚濺九江浪此身

苦海中風流隨蕩漾妾見分南北無乃眼中障嗟我果何人楚狂本天放外物不須論有身今已長斥歸水雲鄉日醉蓮花醸茗飲過陸羽禪悅得文暢安此更何求萬里脱氊帳死生則置之北邙豈俱瘴使君憐我愚了無逐客愴謂我耕白雲不獨齊眉餉詩来覔歡處光芒不可仰欲醉桃李春那憂貝錦謗赤脚敢云無社舞非時尚侯門列蛾眉一見吾其儻抛磚此當先積薪君在上更為李與蘇兩家楼斯唱

第四章無簡其字

鳳卜雖蕭條虎筮固豪壯要皆有得失未息助中望邪知方寸地太空等虛曠川逝水不流石高風自浪鄭五相府榮謝三漁舟漾闕　鼓瑟鏗爾捨扶杖曝然放在我本不虧底處更求長獨挂百錢遊無人捉私釀醉歸一腹春滿紙揮琴暢風俗通記凡琴曲和樂而作謂之暢因憂愁而作謂之操琤重江左王德劭宜絳帳天遣千里来不顧閩山瘴大言臭味同政可慰悽愴誰知金玉予詩

成即相餉筆力到天心開卷人爭仰但勿賦兎葵小兒
易生謗獻之詩更可句法晉宋尚從渠得精深嗟余真
恍儻何當日相從煩君更語上徑追太古風三嘆連十
唱

荔子

荔子有佳品乃在府城東我来方秀發黄雲疊萬重遥
知香味色已具碎花中凭欄一念足不食意自充人世
如夢耳當體色即空謂是為真實便可侑千鍾謂是為

非實真飽亦何從虛實兩無有棲髙雨濛濛

避地山谷

大禹不到處石壁誰鑿開雲端欲相搏飛出白雲來餘沫亂飛雪雄聲敵春雷泝流湧百尺銀山陟崔嵬顧我雖逐客解雨已春回嗟此天盡處胡為乎來哉荳堂有垂白蓬室紛提孩内外三百指奔竄若為懐我疑雲水間亦有天下才何時日三錫一振紀律頹義和儻中天六合無氛埃鼠壤與蟻穴不風當自摧坐令陋巷中依

舊樂顔回亦能書要荒朝會叩天階

次韻王信州遊棲雲

勝遊出林杪參天僅一分從君如附驥顧我願為雲野色連空碧幽香襲露薫耦耕當卜此橫笛夜相聞

栟櫚集卷十一

宋 鄧肅 撰

樂府

臨江仙

帶雨梨花看上馬問人底事匆匆于飛有願恨難從大鵬摶九萬鸚䳇鎖金籠 忽忽便為千里隔危岑已接高穹回頭那忍問前蹤家留千里外人在斗牛中

右一

百尺危樓初過雨清風凜作輕寒一聲漁笛在雲端黄昏簾幙捲新月半欄杆　青翼不來音信斷雲窗杳隔三山何時携手便驂鸞今宵同勝景玉斝不留殘

右二

春雪一甌扶醉玉翩翩兩腋生風柳腰無力殢雲蹤陳郎投轄意分袂忍匆匆　白玉琢盃龍麝泛瀼瀼天酒爭濃何妨一飲上青驄晴空行夜月緩轡水晶宫

右三

劍水泠泠行碧玉扁舟一葉吹風玉人招手畫樓東浩歌隨月去春在小樓中　簾幙低垂圍篤耨雕觴笑捧香惹謾將雨意作雲濃單于吹未徹門外響玲瓏

右四

雨過荼蘼春欲放輕寒約住餘芳南園今日被朝陽瓊葩開萬點塵世滿天香　百卉叢中紅紫亂玉肌自笑孤光清風剪剪過紗窗餘酲空一洗不數壽陽粧

右五

獨宿禪房清夢斷雞聲喚起晨鐘出門曉月耿寒空小池凝翡翠竹外跨飛虹　梅塢不知何處了傍籬臨水重重嘯歌只在冷香中人間那有此天上廣寒宫

右六

夜飲不知更漏永餘酣因染朝陽庭前鶯燕亂絲簧醉眠猶未起花影滿晴窻　簾外報言天色好水沉已染羅裳檀郎欲起趂春狂佳人嗔不語劈面噀丁香

右七

夜靜黄雲承寳幭九疑人道羊家蕊宮仙曲送流霞東陵分玉井遠勝隔荷花　綽約旗亭沽一笑衆驚飡棗如爪畫橋烟柳忽翺鵶醉鬟傾綠醑參月共横斜

右八

樓北樓南青不斷晴空總是春容先來無處問郎蹤那堪風不定雨盡一窓紅　初恨水中徒捉月而今水月俱空謾將雨意伴雲濃臨風千點淚不到浙江東

右九

浣溪沙

雨入空階滴夜長月行雲外借孤光獨將心事步長廊深鎖重門飛不去巫山何日夢襄王一牀衾枕冷淒香

其二

傍竹柴門俯碧流見人無語眼横秋鳴機軋軋弄纖柔定有迴文傳竇氏何時銀漢度牽牛歸來風雨夜颼颼

其三

宿雨潛回海宇春曉風時散日邊雲熙熙人意一番新破瓈海棠能媚客舞風垂柳似招人春衫歸去馬蹄輕

其四

欄外彤雲已滿空薰旌不動石榴紅誰將秋色到樓中瑪瑙一紅浮翠玉瓠犀終日凜天風炎洲人到廣寒宮

其五

高會橫山酒八仙煙雲不減九華妍暖風瓊樹倚樓前
妙唱一聲塵暗落靚粧四座玉相連驂鸞何日共翩
翩

其六

二八佳人宴九仙華堂清静鬬春妍瓊枝相倚妙無前
良夜黄雲来縹緲春風碧酒意留連花間蝶夢想翩
翩

其七

半醉依人落珥替天香不數海南沉時傾秋水話春心已覺吹簫歸碧落從今禊飲笑山陰金盆休惜十分春

其八

海畔山人碧玉簪天涯消息嘆沉沉賴逢傾國洗愁心莫為世情生旅況且因樂事惜光陰明朝紅雨已春深

菩薩蠻

隔窻瑟瑟聞飛雪洞房半醉回春色銀燭照更長羅屏圍夜香　巫山幽夢曉明日天涯杳倚戶黯芙蓉涓涓秋露濃

又

萋萋欲遍池塘草輕寒却怕春光老微雨濕昏黄梨花啼鳥粧　低垂簾四面沉水環深院太白困鴛鴦天風吹夢長

又

飛鴻欲帶春風去柳絲却織春風住去住任春風只愁樽俎空　今朝鞭馬去又得高陽侶半醉踏花歸霜蹄驕欲飛

又

薰䌫不動重餘熱高堂誰送能言雪一笑下人間天風襲坐寒　歌聲雲外去句譜蘇仙語曲罷一樽空飄然欲御風

又

廉纖細雨連天遠紗窗不隔斜風冷花柳自生春無聊空閑門　雙雙携手去回首烟汀暮嬉笑在高樓知人半落不

又

垂楊裊裊腰肢軟寒溪練練琉璃淺短艇卧吹風生涯一葉中　五湖須徑去何用若耶女烟雨暝沙汀花香喚酒醒

又

腰肢欲趂楊花去歌聲能遏行雲住杯酒醉東風覊愁一洗空　謫仙清飲露意在飛瓊侶未醉那求歸新詞句欲飛

又

歸心謾逐飛雲去歡情却為芳菲住翠袖擁香風寧辭玉斝空　主人承湛露元是臯夔侶早晚定遄歸商霖四海飛

又 和李狀元

騎鯨好向雲端去踏花偶為狂朋住語笑凜生風眼高四海空　羊裘衝雨露我是漁樵侶已趂白鷗歸長江自在飛

又

一心唯欲南園去東山有意留難住曾慣識追風馬羣今已空　金盤盛玉露情絶鴛鴦侶破賊凱還歸冲天看一飛

南歌子

竹影窺燈闇泉聲語夜長小窻無夢到高唐獨飲三杯長嘯步脩廊　月午夜衫冷蓮開風露香欄干西角下銀潢我欲乘槎天上泛寒光

右一

晧月明顋雪冷風亂鬢雲高樓簾幙夜生春半醉倚人秋水欲斜傾　曉雨雙溪漲歸舟一葉輕杳無青翼寄慇勤目斷烟波漁火又黄昏

右二

雲繞風前鬢春開檻裏粧鳳屏清晝靄龍香淺畫娥眉新様遠山長　比翼曾同夢雙魚隔異鄉玉樓依舊暗垂楊樓下落花流水自斜陽

右三

澤畔爭挦草車前自喂牛鳳城一别幾經秋身在天涯海角忍回頭　旅夢驚殘月勞生寄小舟都人應也望宸遊早晚葱葱佳氣滿皇州

右四

訴衷情 送李狀元三首

乘鸞縹緲過三山遊戲下人間金樽不辭頻倒春色上朱顏 依暖玉掠風鬟語關關惟愁漏短雨散雲飛騎月空還

其二

龍頭一語定閩山黄色上眉間詔書促歸金闕玉帶侍天顔 攏象板䡾宫鬟唱陽關從容禁闥若念林泉應

寄書還

其三

從來雲雨過巫山只記夢魂間何如醉逢傾國春到一瓢顏　歌窈窕舞雙鬟掩雲關重城五鼓月下西樓不忍輕還

長相思令

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　菊花開菊花殘雁已西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閑

又

一重溪兩重溪溪轉山迴路欲迷朱欄出翠微　梅花飛雪花飛醉卧幽亭不掩扉冷香尋夢歸

又

紅花飛白花飛郎與春風同别離春歸郎不歸　雨霏霏雪霏霏又是黄昏獨掩扉孤燈隔翠帷

西江月

臘雪猶埋石巘春風已入梅梢冷香隨馬上瓊瑶不與

時人同到　拍手恐驚星斗高歌已在烟霄醉呼玉女解金貂笑問何如蓬島

右一

風蕩荷香剪剪月行竹影徐徐微聞環珮過庭除恐是陽臺行雨　玉荀輕籠樂句流鶯夜囀詩餘酒酣風勁露凝珠我欲驂鸞歸去

右二

生查子

執手兩潸然情極都無語去馬更匆匆一息迷回顧
孤館得村醪一醉空離緒酒醒却無人簾外三更雨

感皇恩

翠竹謾連雲天風不到簾幙重重自熱惱冷香忽至愛惜當同芝草井花浮碧玉炎威掃　酒渴想東鄰憂心如擣納屨生疑謾悔懊未容沉李相對樽前傾倒報君惟短句瓊琚好

一剪梅題泛碧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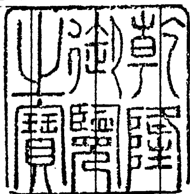
雨過春山翠欲浮影落寒溪碧玉流片帆乘興挂東風夾岍花香擁去舟　樽酒時追李郭遊醉臥烟波萬事休夢回風定斗杓寒漁笛一聲天地秋

蝶戀花　送李狀元

執手長亭無一語淚眼汪汪滴下陽關句牽馬欲行還復住春風吹斷梨花雨　海角三千千疊路歸侍玉皇那復回頭顧旌斾已因風月駐何妨醉過清明去

江城子

酒闌携手過回廊夜初凉月如霜笑問木犀何日吐天香待揷一枝歸斗帳和雲雨殢襄王　如今滿目雨新黄遶高堂自芬芳不見堂中携手舊鴛鴦已對秋光成感慨更夜永漏聲長



栟櫚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栟櫚集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苗序朱

栟櫚集卷十二

宋 鄧肅 撰

奏劄子十九章

辭免除左正言第一劄子

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准當月初八日劄子奉聖旨除臣左正言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國家多難無如今日北虜方熾二聖未迴奸佞在朝盜賊滿野若獻可替否之臣挾私心有誤聖聽則天下之患有不可盡言者

顧臣何人敢與兹選臣雖不食僞禄有死無二然比之犬馬僅可無愧而已求其所以過於犬馬者臣實無有若置之言路恐非所宜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臣除已迤邐前去聽候指揮外謹録奏聞謹奏

第二

臣自供職以後伏暑傷冷且汗且下日加一日狀至危急終未能一望冕旒以吐胸中之所欲奏者然臣貪冒聖時有死無二終不忍巧為身謀矯情求去但慮臺諫

之職天子耳目之官也不可一日無人豈容不才之人
藉此以養病乎臣今幸得國子監待問堂粗可安身臣
欲望聖慈賜臣假十餘日就此將治此身萬一未先朝
露當粉身碎骨求所以為君父之報端不敢在衆人之
後也臣不勝瞻天望聖哀祈之至取進止
七月初一日申尚書省乞指揮初三日再申尚
書省乞指揮初四日准奏狀得旨依所乞初五
日參假放見乞對初六日第一班對

第三

臣嘗備員鴻臚主簿因敵人須道釋板籍以職出拘於敵中凡五十日敵人之情已備知之自粘罕以下至於步卒分朝廷所賜之絹人得五十有五疋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率則盡敵人之數不過十六萬有餘而已況有陣亡者有疾病者有以事還國者有隨軍以供戰具者其得絹亦與粘罕等以諸色人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敵人正兵固不過八萬耳因得朝廷所與

綾錦等敵人謂之表段當時分俵其數雖同其物不等
金人得錦勃海得綾契丹得絹織之類而九州所得者
雜色而已一日忽然欲起相攻攻則敵兵之心亦不齊
矣忽一日有敵人遇臣泣下臣問之對曰某兄弟三人
荷戈而來伯亡於真定季亡於京城今聞元帥之兵大
集而南方之兵馬動定數州某豈復得見鄉曲耶臣初
不信其語及見其擔夫道釋各有餉飯之人其皇恐之
人語皆如臣所聞則敵兵亦何嘗不怯也夫敵兵之數

既不甚多又加之以其心離其氣怯倘合天下之力以攻之若無足畏者然敵兵未嘗少挫而中國之勢陵遲至此其故何也蓋敵無他長惟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不以死為畏耳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以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正在吏人之手賞既不明人誰自勸此正朝廷之大病也臣愚欲望聖慈專立賞功一司用重祿法使凡立功者人人自陳若功狀已明輒踰旬日而不得告者有所立之

功同而賞有輕重者有立功之時等而賞有後先者並
重置之法常赦不原又專委臺諫官二員提點其事若
臺諫不知覺察亦置之法如是則寸功無不録矣夫寸
功必録人孰不樂赴功名之會乎若天下人人有樂赴
功名之心而使之攻八萬巳驕之敵則社稷生靈又何
患哉惟陛下畱神取進止

第四

臣聞有同腹心之臣然後可與同患難有可與同患難

之臣雖患難之來無足慮也孝慈淵聖皇帝恭儉之德可追湯禹一旦闕於不測正為無同腹心之臣耳聖駕既出無一人以蒙塵為念者邀上皇則宮臣奉之邀太子則詹事奉之皇后諸王惟其所欲是舉朝之臣爭用私心指上皇本支以保其私家耳嗚呼痛哉古未聞也及偽楚一立則爭拜其庭略無難色有願為事務官者以講偽帝之禮有願為奉使者以結天下之心有開為宮觀而下為庶官者皆彈冠而起爭為禁從甚者

至有居宰執持樞柄傳呼道路洋洋得志其下下無能
者又竭奸詖之心有名犯邦昌即請於朝以旌之舉國
委然知有偽楚而已倘言聖朝往往竊笑嗚呼淵聖皇
帝其無腹心之臣如此烏能保天下哉不在圍城之中
者不能盡知往往為奸人游說似是而非以惑其聽凡
在城内者又各食偽祿以汚其身故無肯為陛下盡言
者遂致陛下雖念二聖之未迴而惡叛臣之賣國稍正
典刑以立朝綱終未足以慰天下之望而快二聖之怒

也淵聖臨行以批諭徐秉哲託市少物以為路費遂簽
御諱如與平交其意豈在物耶正為行計已迫欲速相
救援耳豈意舉朝叛臣他腸有在坐視君父如棄路人
陛下若不正其罪無乃辜二聖乎臣竊惟去年治王黼
蔡京等罪不肯果決費臺諫一年之力遂致邊事有失
防閑臣愚欲乞先立罪格然後按籍定刑使凡有司者
皆不得以容私焉則一按而定可以絶後患矣諸侍從
官而偽為執政者諸庶官及宫觀而起為侍從者與撰

勸進文獻赦書者事務官與因張邦昌改名者是皆已不復知有宋德矣臣請定為叛臣之上諸執政侍從臺諫曾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及願為奉使與庶官升擢差遣者是皆臣服偽楚矣臣請定為叛臣之次叛臣之上乞置於嶺外叛臣之次乞遠小處編管仍乞帶叛臣名目若夫卿監以下庶官也朝廷初不以國士待之亦安得以國士責之若未嘗升擢及如前所論二等之罪惟戴偽楚供職不廢以苟祿食而已臣乞赦之然

亦乞籍定姓名從此不復用為臺諫侍從矣蓋其惡無立也若用此法則一網而盡不惟上可以報二聖之德亦所以破天下奸雄之胆也使舉朝之臣畧無奸雄則人人可與同腹心矣予有臣三千而一心此武王之所以勝紂也況以天下之大而平一隅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第五

臣竊聞人臣之事君有毫髮之私必有欺君之罪人君

之治天下有毫髮之私必失天下之心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卓絶今古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謂之無毫髮之私則非臣愚所能知也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首取前日奸臣請和誤國者如李邦彦白時中吴敏等投之遠方以禦魑魅天下壯士聞之皷舞以為中興必矣然自靖康以來有專主和者耿南仲與其子延禧是也閨門之内同惡相濟沮渡河萬全之戰過勤王已到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黄河自謂和議可必無患凡戰守之

具若無事於切切然者孝慈淵聖皇帝亦以東宮耆舊之故信如著龜數奏之語蓋未嘗不從也又敵人借和用兵勢不可遏南仲誤國狀已敗露淵聖亦不得以私之遂遣南仲出使使之自當南仲偶脫萬死以其子延禧之故遂得從陛下左右竊聞陛下欲進大兵以援京城又為南仲父子所諫以為和議已成不可輒壞是則南仲父子主和誤國豈不過於李邦彥等乎此陛下親見而熟講之矣又不待臣愚再三之瀆也然南仲尚為兩

府以宮觀居閑延禧尚為兩制以名邦自奉雖南仲自擇不過如此陛下何正邦彥等罪如彼其審何容南仲等惡如此其怨豈非以南仲父子於艱難之際從陛下日久耶且天子父也羣臣子也舉天下之臣皆陛下之子豈復更有親疏之間乎淵聖不忍輒棄南仲故有今日之悔陛下之與南仲又何有焉若復容之臣恐天下得以私心議陛下也且南仲腐儒延禧孤陋進退出處本不足論臣今切切不已正為陛下惜耳伏望明正典

刑與李邦彦白時中吳敏等以示天下之公取進止

第六

臣今月初六日以本職上殿論前日叛臣爭事偽楚大小輕重亦自不等欲乞先立罪格一定於此然後按偽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皆不得以容私一網而盡不廢朝廷之力逐臣不敢瑣瑣具當時叛臣姓名數奏惟先立二格而已伏蒙陛下謂臣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臣所撰二格以

按叛臣之罪為陛下盡陳之臣所論叛臣之惡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為僞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吕好問李回是也時雍等今已賜罪獨好問平日端謹不墜家聲一旦與王時雍處事僞楚朝臣為好問痛惜之然當時士人或謂好問有反正之志所以維持王室者不無力焉臣考於名教觀其蹤跡有大不然者始為奉册使俄為門下侍郎雖三尺之童已皆知其叛矣今陛下擢於僞命之中置之二府是以叛臣而為股

肱之任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宫觀而起為侍從者如司農卿胡偲太府卿朱宗之為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之為大尹盧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宫觀以為禁從是也胡偲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論請論其餘者且金人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實提舉其事日聚羣小浩歌城上虜已窒壕恬然不顧破吾京城實二人也及僞楚一立則由責籍宫觀之中復居近侍之職其不臣之迹已彰彰矣范宗尹昔嘗於宣和廷對揣王黼之志數

蔡京之罪其於梁師成童貫等畧無一語及之奸雄可知矣靖康之初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奴僕事耿南仲以求禁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瓊以資口腹及僞楚一立則起於宮觀以為諫議殆不知所諫者孝耶忠耶叛逆之事耶邦昌據寶位犯宮嬪罪已顯著今其腹心之臣尚可用乎其三曰撰勸進文與獻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詞云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不惟不忠之語可駭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顧

雖犬馬有所不為朝廷取撰勸進之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書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顔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至結十友作事務官講論册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陽揖遜北面而拜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就位以事美觀皆事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天下欣躍如獲再生朝廷不聞有先時而為事務官者及僞楚之立而十友

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秘姓名人不盡知今乞詢元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迹無所逃矣其五曰因張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偽楚之廷乞改為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部改為知辰惡犯昌字也且當時顏博文之為赦文更不顧廟諱而昌言昌辰切切然惟恐犯張邦昌之諱如此是時羣臣不知果有宋德耶果無宋德耶論至於此臣但泣血而已已上數等臣乞定為叛臣之上置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其

惡有二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澥是也從駕而出脫身而還尚忍行平日從駕之路入平日朝謁之庭伏拜他人便為君父此不知果何等用心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陋儒無知平昔碌碌此固不足論也然在淵聖朝既為從官在偽楚朝又為從官今復因循不失舊物是事陛下如事偽楚事偽楚如事淵聖畧無彼此之間矣陛下雖尚容之未正典

刑不知李會何施面目尚敢持橐以行於天日之下乎李會平日嘗與范宗尹對語曰邦昌實無罪而陛下責之為非切切然為其偽主游說如此信乎桀之犬可使吠堯也所謂臺諫官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也敵騎迫城尚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戒天作奇禍則倉黃失措遂居他人之庭復處臺諫之職所謂

節義廉恥果安在哉今日尚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立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自偽楚以後謂之權官而被偽命劉子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校勅局無所不有乞專委留守司按籍取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使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戩之使翁彦國擁黄旗持偽告左右僕從皆受偽恩馬上洋洋自號奉使力説勤王之師以為邦昌久居之計故邦昌曉諭曰候勤王師

退然後開門葢恃有一二奉使耳借使一二奉使能巧為辭說以惑今日之聽臣當問之曰邦昌何為者豈有朝士乃甘心為之奴僕乎旗色用黄賞人用告皆若所擕矣此又何自而得之哉已上數等臣乞立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但竊禄食臣乞赦其罪而録其名葢焉能為有焉能為無既不足責亦不可用但置之而已臣竊觀近世士大夫所論以謂偽楚之事為金人迫脅無足罪者臣以謂藴軾誠喜

李白謂白從永王璘也當由迫脅終以李白為豪傑之士殊不知迫脅而從不過畏死耳豈有豪傑之士畏死而亡義乎況臺諫以上朝廷以國士待之待之以國士而報之以衆人此果何等人哉雖才如李白亦當賜罪況皆凡下奴才無足取者伏望聖慈特賜剛斷無惑羣聽腹心之患既除則邊鄙之虞可以消矣惟陛下聰察取進止

第七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為中興之盛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黄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此司葢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下既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侍班殿下有肩輿而至横門者羣臣吐舌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曰内臣陳良弼也臣竊謂百

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雨作泥深滅足沒跗未嘗敢以為勞蓋君臣之分不敢廢也良弼何人敢爾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輒入横門者今良弼之寵方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為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横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横門之内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黄流瀰漫一時之功不可闕也

臣又以為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乘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旨然後敢爾臣又對之曰此決無是禮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黄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第八

臣於今月初六日上殿論耿南仲與其子延禧主和之

過與李邦彥白時中吳敏等乞陛下明正典刑陛下以謂耿南仲真誤國者今越八日未嘗行遣臣竊惑之謹再為陛下數奏曾不知其為再三之瀆也臣嘗面奉孝慈淵聖皇帝面諭曰耿南仲嘗薦汝矣臣明日亦以門生之禮謁南仲於府第今此待罪諫省亦何忍獨論南仲父子之過耶然君父之德天下之公也恩門之德一己之私也臣亦安得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公乎重念四五月間畏日流金雖庸夫販婦亦以行色為難而

使兩朝君父登小車涉險途作止飲食悉付他人之手親王貴族且數百人一旦蕩然皆在沙漠數千里之外使道路聞之皆為泣血此何自而然哉主和誤國墮虜計中正在耿南仲父子耳且臣之君父為南仲所誤如此義不戴天豈容默然陛下若念南仲父子嘗在艱難之中久從行在未忍賜罪則臣之言為失矣臣待罪諫省數奏有失臣之罪也夫何面目尚稱諫臣雖微臣進退不足以為朝廷重輕然小臣之節則不可以不立也

臣視此命輕於螻蟻闕之

取進止

第九

十四日拜賜緋勅二十一日上殿臣嘗觀德宗之在奉天有唐社稷不斷如綫一旦稍定遂訪褁頭宫人陸贄切諫猶不能止此唐室所以衰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惟知修德前日宫嬪來赴行在猶有卻之者方諸德宗固已相萬其不邇聲色蓋出於天性自成湯以後一人

而已宋德亦安得而不興乎然陛下出命嘗本乎恭儉之德而奉命以出者或變而為奢侈之事竊恐傳之四海人或不知反以德宗議陛下而不知陛下實成湯也臣職在諫省敢不盡言前日御藥院奉聖旨下開封府買折洗女童不計數且折洗云者豈必姝麗耶竊知聖意將服澣濯之衣矣不計數云者豈必多求耶竊知聖意以謂有人則置無人則已初不以定數為限也此盛德之事卓絶今古豈易擬議哉然奉行之臣不體睿意

日差人吏遍走京城凡見女童舉封其臂間有脫者其行賂已不貲矣搜求之甚過於攘奪愁怨之聲比屋相聞嗚呼尹開封府者與領御藥院者亦何累吾聖天子如是甚哉今日外有方熾之敵伺吾之間以肆欲攘内有偽楚之黨幸吾之失以快私忿陛下安可以纖毫疑似之迹墮賊計中乎臣愚欲乞速下三省取開封府御藥院官吏重置之法仍降明詔以榜東京具言陛下所以買拆洗之意不為姝麗有不計數之語不為多求凡

女童之封臂者悉縱之則陛下恭儉之德上追成湯豈獨左右臣僚得以獨聞乎當使京師之人無不知者仍乞亦榜行在以弭自京師來者紛紛之謗且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人安則天下之人舉安天下之人舉安則社稷宗廟豈有不安者乎惟陛下早圖之

第十

臣竊謂天下之大取諸一身足矣邊鄙有寇若病在四肢民心有失若病在元氣凡四肢之有疾未有不自元

氣之乏者今欲治邊鄙豈可輕失民心乎又況京畿近地所賴民力為切此尤不可失者也去年北敵憑陵再干我師京畿近地悉為戰場十口之家九遭屠戮間有脫者亦僅留餘息耳陛下已登九五之位逃民欣然如獲再生然後老弱相扶稍有歸者然昔日所居蕩為闕

行有餘力復為耕耨之事於今也事在有司尚循舊例日促秋租以為歲計甚矣謀臣之誤國也昔者周公之相成王必陳王業其詩云三之

日于郙四之日舉趾蓋以謂于郙舉趾倘失其時則歲無秋矣且周正建子于郙舉趾之時在今為正二月之間也今日虜騎四月方遁不知正二月間京畿之民何在哉于郙舉趾既失其時今取其租曾不少恕民將如何天不能雨鬼不能輸臣知百姓將復遁矣若使京畿之民其心已失譬之元氣已不復陽四肢有病其能愈乎此正醫國者所當慮也惟陛下審察之

第十一

臣伏觀近日聖詔戒勑百官使各恭乃職臣竊欣幸以為中興之道正在此也然官吏之未去者固有戀主之心雖非聖詔彼已不遁官吏之既去者已不知有君矣雖有聖詔獨奈何哉臣請為陛下盡陳之偽楚僭號百官安之曾無一人敢違偽楚者陛下已登九五之位而官吏懼罪各為計去此其情尤可罪也留守謁告既不經朝廷閤門放見又不拜君父一旦得舟而濟往往自相慶賀問其故則有以省墳為辭者有以省親為念者

有以生事為憂者為百官之計則善矣為朝廷之計則如之何且時適艱難敵人未滅陛下方事廵幸未能歸謁宗廟而百官先欲省墳上皇北狩今尚未還陛下雖念定省之勤且不能致而百官先欲省親汴都九重如天造地設鑾輿行幸猶未暇顧而百官先以生事為憂嗚呼事君如此果何等人也比之犬馬猶有慙德然朝廷常以冗官為慮矣又常以兵食為憂矣若按在職官吏托故而去者盡削仕版而取其所食之禄以給禁衛

蓋兩得也若夫五月初一日已前先假指揮徑走江湖間者其情罪又過於衆人數等欲乞追赴行在付之有司大正典刑以聳天下竊聞太平興國間竇州録事參軍孟鑾避官不之任詣闕自陳太宗皇帝怒甚杖鑾二闕流之海島此當時官吏所以無敢擇官者今日士夫擇官求便比比皆是也祖宗已有定法陛下可不遹追乎取進止

第十二

臣聞三省近奉聖旨催已召人星夜前來內有周武仲
者臣竊惑之不知陛下以武仲為忠乎以武仲為才乎
宣和之末金冦已在雲中朝廷應副不勝其獘未有免
夫錢之類天下騷動既罷譚積復帥童貫王黼梁師成
等猶敢泰然肆為欺罔奪供軍之物以資應奉武仲時
為御史中丞觀望王黼不敢輒出一語上皇深察其奸
以謂當時之獘有布衣敢言而臺諫無一言者遂舉臺
諫逐之不一月間既罷王黼然則武仲之不忠固可知

矣初結金人之禍雖始於趙良嗣然盧溝之會兩軍莫測鉦鼓一作南北盡奔王黼再遣趙良嗣與周武仲從而議定遂以營平付金人取之營平既為金人所據則下瞰全燕矣全燕既破敵遂長驅此前日之禍所以酷也然則武仲之不才又可知也朝廷痛此固嘗一正典刑矣主其謀者王黼前年殺之為之使者趙良嗣去年殺之若周武仲者則力奉王甫之命共持良嗣之節其罪無以異於二人者縱使勿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

禁闈以誤國事乎易於師卦嘗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今陛下正用師而開國之時也小人其可用耶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第十三

臣嘗觀宣和司諫高伯振覿望王黼不敢誰何每出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羣小擁其馬以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為身謀以

竊禁從往往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洪芻流於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緣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羣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召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為狂而淵聖容之尚置於寺監今年不食楚粟飢餓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言路初望天顏遽論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吴給之轍矣而陛下

賜臣以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甚正當可取顧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如何哉不為高伯振即為洪銞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於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

位召李綱於貶所而共之以爲國其恃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於李綱學雖闕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識任而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眞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職其論嚴甚此臣所以竊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職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五月之間畧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

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北人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為中興之主者内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

第十四

臣竊謂臺諫之職天子耳目之官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而已李綱誤國朝廷於今月十一日罷之臣備員言路曾無一語執奏者其蹤迹有類觀望況臣於今月二十一日上殿奏事復論李綱有可取者二伏蒙聖訓謂臣所奏一虛一實則臣之不職益又明矣雖蒙陛下念臣狂直未忍即賜臣罪然恐後來臺諫觀望成風臣見居私家待罪不敢供職伏望陛下明正典刑取進止

第十五

臣竊觀前日臣僚上言有論僞楚之臣止論王時雍徐秉哲等未嘗輒論呂好問且王時雍等僞執政也呂好問亦僞執政也論時雍而捨好問豈非以好問今為右丞乎右丞之職天子命之也雖賢與否不得以盡知然僞楚之朝始為册立使俄為門下侍郎此好問之迹亦昭昭矣論事之臣亦安得漏網以罔天子之聽乎謹按好問本非奸雄但怯懦耳從王時雍遊致有叛臣之迹皆怯懦所致也今雖居宰執亦不能為朝廷患然國家

艱難急於求賢豈容有怯懦無立之士厠迹於二府乎好問在朝則偽楚奸臣必不盡責蓋有以蔽之也臣又聞中書舍人李會至今會語人曰張邦昌有伊周之志非逆謀者其推戴偽楚之心猶昔也謹按李會嘗拜偽楚之庭甘為禁從今日復厠朝班有愧同列遂為巧語以蔽邦昌嗚呼衣天子之衣而坐天子之殿降勑令以朝百官擁殿班以稱陛下邦昌反狀雖三尺之童亦知之矣其臣李會不知何辭尚敢為之遊說乎且以邦昌

為是則陛下責之為非是邦昌而非陛下信乎桀之犬可使吠堯也臣所論叛臣乞陛下定罪章疏再上未嘗陛下一正典刑臣竊考叛臣在朝今居二府者呂好問也今作從官者李會也臣愚欲乞先正此二人之罪以去其大者然後乞檢會臣所校者叛臣八種定罪二格一綱而盡俾無遺漏庶幾可以少釋二聖之怒以慰天下之望也惟陛下斷而行之毋惑羣聽取進止

第十六

臣竊覩發運司歲計五百餘萬每歲入貢艫尾相銜略無虛日崇墉比櫛不容升合之欠朝廷費出且無餘者今年不知何以處之去冬自遭圍閉運漕不通今夏又以隄岸失防汴流久絶校之每歲所入蓋未有百分之一也竊聞之已入汴口者有百六十萬此數之外未有繼者朝廷欣然便以為有餘殊不知京師所集止於八月九月巳後俟去年冬季每月之費在京師者以二十萬為率在行在者以十萬為率又有糴場二十四所并

勤王軍兵捉門防巡人兵口食等兼非泛取索數目會
入汴口之數僅支五月食耳五月之外將如之何儻虜
人絶迹不復南渡則運漕相繼未有已也若犬戎猖獗
再干我師不知軍民嗸嗸將焉就食此事最急不可以
倉卒備也舟船有限日數甚迫雖發運百人亦無如之
何矣臣愚欲乞諸州選才幹官員代發運司各運逐州
歲計往赴京師近地期以十月以前足五十餘萬之數
凡舟船人兵與其餘所費之物各責辦知通乃以公使

錢代支國家艱難之時雖三二年間公使闕乏未為要務協數十州之力人各自勸又立賞罰從而驅之則粮道又何患哉昔蕭何給餽餉不絶粮道漢高祖自以為不如蓋當時粮道若或不繼雖有韓信亦將何所施乎惟陛下毋忽取進止

第十七

臣於今月初八日以本職上殿因奏論次遂言夷狄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今日

事勢豈可遲也面奉聖訓曰正此討論欲併二者盡依
祖宗法臣竊欣幸以為太平興國之治可以指日而望
矣恭惟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
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分布四海取嶺
蜀平江南來吳越下河東紛紛萬國莫不稱臣混一六
合如指諸掌此一時富庶所以遠追成康而豐功偉績
又有以過之也自時厥後日趨太平羣臣無可論者今
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簡髮數米惟恐不備此文書所

以日益煩而政事所以日益緩也厥今天下如何哉兵戈未息邊鄙未寧朝廷措置當如救焚如拯溺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乎臣以謂英烈果斷非太祖太宗之道不可學也比嘗有討論祖宗官制之命矣今越兩月不聞所正者何事豈以為用兵之際未暇及之乎殊不知用兵之道正以此為急務耳蓋法祖宗以考官制畧虛文以稽實效者用兵之本也不務其本而欲齊其末臣所未聞臣愚欲乞專委宰執辟禮官數人限以

旬日期於必正庶幾法嚴事簡如出一人賞罰之權不致濡滯將使天下嘆曰太祖皇帝今復起矣蠢爾小虜何足道哉昔高宗為有商中興之主為之舟楫鹽梅者傅說一人而已其言則不過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中興之道未有不以古先為念者惟陛下斷之取進止

第十八

臣嘗謂巡狩之禮非偶然者春則省耕以補不足秋則省斂以助不給憂勤之心亹亹不已惟恐天下之疾苦

不得以上達而九重仁政不得以下布耳崔驛南巡之頌嘗云班雲行之博惠散雨施於庶黎正為此也陛下即位之初首巡睢陽雲行雨施之傳當自此邦始使天下引領而望之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如是鑾輿所幸孰非金城乎倘以軍興之際一日二日萬幾若未暇恤焉則百姓將蹙頞而相告矣傳之天下速於置郵萬一他有巡幸當有深可慮者臣竊聞夏四月陛下臨御之初應天府下諸各邑索供奉物至今有不還其直者臣實

駭之兵火之後居民離散一得真主如獲再生州郡不能省此復取膏脂而畧不加恤誠忍人哉陛下不及知民間不得訴安於殘忍者又以為不足言此宋都之民所以至今未嘗實惠也且宋都陛下即位之地也民心憂樂天下將取則焉臣愚欲乞陛下峻責當時供奉官吏不還其直者且令朝廷償之大榜諸邑俾仰體聖意庶幾四方相慶曰天子聖德如此其巡幸所至又恤民如此民心一定陛下何往而不可哉昔者太王避狄事

之以皮幣犬馬以至於棄土地真若不復振者卒能肇基王迹歷年八百其故何也蓋當時去於岐山之下民之從之者如歸市民所不能去則天亦不能違矣此邦之所以興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第十九

伏覩十三日赤氣夜起横貫斗柄士夫驚嘆莫知所自況職在言路者又當如何竊考自古天變人主所以謝

之者不過避正殿減常膳而已陛下自登寶位未嘗輒居正殿而飲食菲薄幾同臣下其所以事天者蓋亦無所不至矣而天變若未息焉其故何也蓋嘗考康定元年春正月京師大風晝瞑經刻是夜東南有黑氣橫亘數丈赤兵氣也黑殺氣也用兵之時豈免兵氣乃於殺氣則為變尤大矣然仁宗之時則朝廷無事人物繁庶其致治之道過於成康是果天變不足慮乎蓋仁宗皇帝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此天變所以不能為災也陛下

切切願治之心固無愧於祖宗矣然風俗頹壊爲日滋久雖欲正之不能遽革故今日綱紀未肅賞罰未信叛臣未去奸贓未滅比之仁廟猶有愧焉此臣愚所以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臣愚欲望陛下下責已之詔來切直之言號令必行毋使壅遏所以肅紀綱功過並録以稽邪正所以信賞罰按僞籍以考張楚之臣不使輒居侍從臺諫則叛臣遠矣驗刑賞以責貪污之吏不使分布内外要職則奸贓滅矣如是則陛下應天之實亦

無愧於仁廟雖有殺氣亦不害四十餘年平治況止於兵氣而已耶蓋天心不遠人心是已有德於人則無愧於天不必於人心之外更求天也五季之末康澄嘗有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蓋天變不常所以戒人君

倘能自愼何足懼耶人事不修所以兆禍亂苟不知戒斯不亦可畏哉陛下於其所可畏者而加愼焉則所謂不足懼者又何能為陛下累乎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栟櫚集卷十二

栟櫚集卷十三

宋 鄧肅 撰

文

不校

孟軻不與横逆之人校曲直而與齊宣王論達尊韓愈不與高閑文暢校夷夏而與憲宗論佛骨韓信不與淮陰少年校勝負而與項羽爭雄藺相如不與廉頗校上下而與秦王爭割地蓋不屑屑於其小者所以養成其

大也揚雄不肯屈節於董賢而甘為王莽之臣柳宗元不肯下氣於皇甫湜而甘為王叔文之黨李忠臣赴君父之急能斥日者之言終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誅李陵能以匹馬力戰極邊終不能輒出一語上抗虜廷卒負其君為左衽之鬼蓋遇細故則竊虛名臨大節則顧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謂大人者體均天地而氣通陰陽天地覆載之中不却蛇虺陰陽寒暑之變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氣運量斡旋於太空

不可窮極之間乾闢坤藏春生秋殺又何必物物與之校可否乎若乃小人則一切反是余嘗譬之以狗飽食糞穢盤旋戶外伺有至者不問淑慝瞋目碎牙聲氣俱厲將搏而噬之然後為快於心顧其性皆眞若有守而不負其主者倘有客焉委骨於地彼則搖尾而進欣然就之視曩昔切齒之人便為恩地亦豈暇顧其主乎此大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晉語有之人才相去不啻九牛毛蓋嘆其相絕如此顏子於此犯而不校蓋不

與校也小子其志之

祝詞

惟金人息兵沙漠將大寇攘我方再造區夏弗克念帝乃拜臣左正言臣用夙夜慄慄危懼曰有宋宗社幾百有八十載今日存亡勿繫於百職事繫於冢宰暨二三議論之臣臣罔有舟楫克濟巨川謹拜手稽首告于皇天后土請自戒者三其一曰罔以國事用報我私德其二曰罔以國事用報我私怨其三曰罔以國事用資我

富貴服食既盟之後二三其德以惑我后之聽臣當孥
戮臣既單厥心而罔有嘉謀嘉猷可告於后惟天祐之
嗚呼惟天聰明惟天念我太祖太宗之德勿忝堯舜文
武惟天嗟我九州赤子切切顧治若歲大旱徯霖雨惟
天察彼戎狄憑陵中土熾于獫狁獯鬻天用牖臣俾事
罔大小臣咸知入告于后后克從德政惟新天下悅服
蠻夷寇賊弗干我邊陲萬民奠居邦其休哉庶幾臣小
子亦克遄歸省厥母于北堂若臣小子弗克有濟惟天

斥之俾投荒服速登俊良救民于水火毋俾小臣以蠹我家邦

原直

世人嘗謂窮達自天余以謂窮達自人非天也何則伯夷餓柳下惠黜孟軻不用於戰國之末韓愈不得安其身於朝廷之上比干剖心子胥抉眼真卿杲卿碎其身於賊手是為直必窮矣子貢得駟馬蘇秦得六印宇文士及得安其職張禹得全其身崔日用得學士宋之問

得館職楊再思得宰相是則為佞者必達矣夫為直者必窮為佞者必達自古及今莫不皆然夫豈天哉雖然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盛衰得失如蟻穴一夢耳於此枉道喪節以干妻孥之奉一時沛然自謂得志殊不知萬世之下使人聞其名而唾之僅與禽獸比若正直之士雖當時身不絲腹不粟斥竄流離眞若可憐者然所謂浩然之氣歷千百年猶與日月爭光以此校彼孰久孰近故君子寧餓寧黜寧不用於世寧不得安其身

於朝廷之上至於剖心抉眼碎於賊手亦寧任之惟直不可變耳余生蹤迹幾遍天下求其不以窮達生死少變其直者雖閒有之要不可以多得也建炎初余謫歸沙邑有主簿虞君茂實諱某者相遇視其貌温而謹聽其言直而信退竊自幸曰是必學者非止為科舉之士耳予以得罪至重流落益久君又安於小官不能遽去忽忽相從且三年矣視君所為猶一日也與人無親踈貴賤一切以誠心待之聞人有善欣然若已有得及論

朋友之過雖面顔發赤勿顧也其事官長亦不能少變辭色作寸進計顧雖齋庖索然殆不能煙青衫百結如霜後葉其自處如得志嗚呼君眞坐直而窮者君眞不以窮而變其直者此余所以願與交遊之末不敢以罪逐孤蹤自為君棄也孔子論三友以友直為最佛氏論四友以華友秤友為可鄙蓋華因時為盛衰秤視物為低昂此豈可與正直之友同日而語哉君今别余而東矣恐無規余失者余于是黯然作悲惜君之行也作原

直

弔墨跡文

曾侯藏東坡墨跡十軸端友取其二歸而玩焉殆忘寢食時有同學之友見而駭之曰異時之文何可尚哉伺端友之出也於是焚之今十餘年矣端友此恨尚塡胸臆栟櫚鄧肅志宏作文以弔焉其詞曰

孟明之舟田單之牛楚王之象晉帝之裘施之於用無或不周一旦火之若不當惜蓋事有大於此者而又何

足畱哉先生之書顧其此儔一遇按劒回祿是投聞者奮起欲追無由此氣憤然徒吞九州嗟嗟先生凜凜高風道學卓然一世獨雄文中之虎人中之龍我筆無舌安能形容獨喜其書天下之極虞員歐方顏筋柳骨體雖紆餘精英不沒其或得之如藏白璧道既不行四海馳驅讐者疾之毅欲掃除書何預焉亦復焚如盍怒之所移有及於水中之蝌而惡之已盛遂延廚下之胥也嗚呼惜哉古人或屈于庭下以干訟牒或忍於斲棺以

求遺法或見石鼓而長歌欲以隷諸生之業先生之書不滅若人世間俗子乃爾毁滅豈書孟嘗之券馮驩持之以奔走豈書竺乾之文退之為之去取必精妙之至貫古無友直與六經相為先後李斯見之又將以愚黔首矣吾聞欒巴噀齊郭憲噀蜀劉崑降雨于江陵天使赦財于麋竺是皆奪之于煨燼之中而傳之與巴骨之肉先生之書獨不合焉吾知天使之未賢而三子亦碌碌焉者耳嗚呼書乎今何之乎紅焰烈烈其可追乎将

歸於日月助其光明乎豈吐為長虹以攄其不平乎將激為飛電以神其威靈乎豈散為星斗以顯於天之文乎其煙氣蓬勃上徹青冥亦將化為卿雲以瑞天庭耶亦將感而為膏雨以澤生民耶亦念彼鄭衛之聲紛焉雜出將化為管中之灰以正其音律耶抑亦視彼狂瀾混混之中若滅若没又從而哀之乃積為女媧之石以拯其陷溺者歟雖然是皆不足為先生道也先生之譽雖走風雷先生之心實若死灰心且灰矣書何有哉實

之聊耳焚之奚哀

誡子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春一身之計在少此陳了齋之言也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此韓昌黎之言也大丈夫不時時以古今澆沃胸中覺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此黄山谷之言也余長子譜偶請余書余曰師節義於陳學古文於韓而習句法於黄當於妙年先味此三語勉之

栟櫚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栟櫚集卷十四

宋　鄧肅　撰

書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

鄉姪鄧某謹裁書上提宫博士先生閣下嗟乎世人學者急於爵禄之奉綴緝腐語以追時好凡不可以取青紫者無復給視窮年兀兀老死章句識者悲之至於卓犖瓌奇之士未始數數於此者則必箕踞高吟遊心景

物收拾天地精英以實錦囊直鄙時輩為嘈嘈蠅蚋若不可與之言者殆不知畫餅象龍均於無用又烏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幸而有知讀聖人之書而求其所以言者不得於經則必求於世儒之說即世儒之說而求之其親見異聞往往出人意表恍惚變化不可捕捉凡所言者皆人之所不可言凡所行者皆人之所不可行悉心竭力莫知所歸則又將去而之佛老矣嗚呼道之不明真學者之不幸也某於衆人不幸之中若天與之

幸者得遊於令壻知默之門雖駑鈍之質不能窺測其涯涘然竊嘗聞之知默之言得於先生先生之學非有瓌偉倣詭之論喬詰卓鷙之節以聳世俗之觀聽獨於行止疾徐而知堯舜之道於不為已甚而得孔子之心其所言者人皆可言也其所行者人皆可行也某之心於是知所嚮某之力於是知可以勉矣蓋亦嘗因其可言者以思其所未能言因其所可行者以思其所未能行時見先生卓然不可企及嚮風之行願識之志往往

參前倚衡如或見之今先生去而家於毗陵徘徊鄉郡某適在此幸可以瞻拜屨舄此某所以輒布區區之誠仰干將命初不知其才之可進與否也昔儀封人將見孔子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古之人其樂見君子也如此然儀封人之賢否雖不可知而其姓字且不見論語則亦必其無大過人者某雖不肖不足以望君子之塵至其樂見君子之心於儀封人若無甚愧不識先生肯與之一見否干冒威嚴惶懼之至

上劉延康

某月某日南劒州上舍貢士鄧某謹齋戒沐浴裁書束拜寓獻判府經畧大學相府先生鈞席某嘗讀顏眞卿杲卿及張巡許遠四公列傳見其為唐社稷奮身不顧守節死義名高日月未嘗不拊髀而嘆曰嘻天地英傑之氣勃鬱未吐不知幾千百年乃鍾若人以為萬世標準是其可多得哉故天下之人有脅肩諂笑能容悅者亦不敢借此數公以訣令之君子雖好大喜功不計能

否欲近配古人者聞此數公亦必悚然起惕然懼歉然而不敢當也嗚呼是果不敢當乎抑有待而後傳乎天地英傑之氣亦安知其不再吐耶今年睦歙寇嘯山谷奮臂疾呼而羣小附之攻城圍邑江浙騷然官吏狼顧喪魂沮魄棄城而遁者不可勝數會稽大府又賊所必爭之地奔命來寇動以千計中外聞之莫不為之股栗也而判府大學報國赤心可動天地驅兵力戰卒保城池使賊衆纍然卵破草折是可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

瀾於既倒者也其視大唐四公又不知孰為優劣哉雖然平原日窘眞卿棄之常山力竭杲卿死之睢陽之救不至張巡許遠亦連頸就戮夫眞卿之去雖出於不得已要非功成而名遂者三公死節雖人所難然身可死也其於民社之寄無乃誤所委乎故以功烈論之則四公猶有所愧獨於先生一無疵焉蓋節義等於四公而勲又遠也嗚呼至矣其不可企及哉此非特某之私言也乃天下之公論亦非特天下之公論也顧雖如先生

謙沖退託亦不能自謂其不然也以今之人慕彼四公且勤若此至不知天下之人企望先生之盛德復何如哉某雖無似其生得與先生同時且家於閩中而喜於從學又獲與令弟為虀鹽之友家於閩中是鄰先生之居也喜於從學是習先生之業也復與令弟為友是其姓字可以達於左右者也其天幸如此顧雖家有老母不能遠去掃門執鞭以快平生之願而揮毫染翰寫此精誠亦安得獨後於衆人乎雖然亦僭矣以一介賤士

而千萬世之功臣貴賤賢否不啻霄壤其率爾之罪固亦不勝誅亦何恃而敢為哉蓋先生既立已然之功必建未然之策雖奇謀妙筭已定胸中而芻蕘之言或有可採者此某所以願有獻也某無他能解頗通古今曩聞盜賊之興私竊念某既治其已甚又欲阻其方來故仰求縉紳先生之論俯採匹夫匹婦之言考諸古而不違質諸今而可用研精極慮得十策焉欲進九重恨無因也効死有志窮鱗可惜謹寫之別卷以干台視伏幸

先生留頃刻之暇聊賜一觀或無甚謬有可用者惟先生委曲而審處之非某敢自擇也昔者有為浙東觀察使者張籍相距於五千里外輒以書寓達而不以僭易為嫌得非學者所為大小君子當有以恕之乎又況籍盲於目既為廢人矣且不能遣語而託韓愈代之又其區區所以自叙者亦不過錢財以濟於藥耳是皆所無足取也某雖晚進不足比數於人然論才與志則非籍比倘使今日得出甄陶之下而不與草木同腐則竭力

自効亦必不至為閤下辱也區區毫楮豈能既此心哉干冒鈞重不勝惶恐慄戰之至

代人上縣令時年十五

某聞士人趨走王公大人之門有為名者有為利者有不為名利者為名之士朝夕汲汲兀坐冥搜一篇之出惟恐人之不已知也為利之士訴窮叙德緘封求謁號寒啼飢若不能朝莫者有不為名利者其患難之人乎某也無狀蓋將患難之事仰首一鳴以期左右之見念

矣某嘗如垂磬地無置錐家父執役於公以給伏臘而某不免寄食於村落與十數學生相聚少資束脯以申反哺之恩驅馳近歲昨日方還雙親欣然遂寛倚門之望殺雞為黍各相勞苦父輕醉且遽然而起曰公有事焉不可緩也遽到公庭雁鶩以進反以酒故遂陷囹圄嗚呼痛哉一歲之勤將成一日之歡又豈知一日之歡反作一家之禍乎幸望先生察其終始之情原其平生之迹若果酣酒無賴舞文犯法者先生罪之某復何言

哉但痛心疾首而已矣若歲莫冬寒父子忽然相覩閭門之内把酒相勞則其情可恕某今日伏拜庭下幸先生垂骨肉之恩故雖殞滅亦不足為先生報也憂懼之深言不成章俟罪而已

與胡左司

某頓首再拜丞公左司老兄某平日議論動與時左脱身風波荊棘滿路流落海邦不敢齒一時縉紳之列比者邂逅人傑從遊許時每聞勁論浩然欲塞天宇下視

異類誓不比肩然後知吾道猶行於士大夫之賢者使抑鬱無聊之氣亦可以少慰其萬一也自左右持節西歸峻遷宰屬念欲上狀以致區區且以謂左右問學淵源蓋有所自而議論英發出人數等勤勞最久尚居庶官之右此又何足以為左右慶乎雖然社稷安危之所託四海生靈休戚之所繫一時賢不肖之所以進退實在乎廟堂諸公耳今與廟堂諸公反復議論能可否乎其間者二三都司而已然則左右新除顧不亦重乎若

吏抱成案則占位惟謹謾不省何事此固無可言者若以平日愛主憂民之心施於仕宦可行之地而從容乎二三知己之前此亦何惜而不盡言乎倘使吾言行於廟堂之上而澤及乎九州之遠則吾道固日行矣又何必身到廟堂然後爲道行哉然廟堂之論其來舊矣熙豐間如司馬温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

存亡所繫乎夫以二百年社稷存亡之機止在今日議論間聞之令人食不下咽則廟堂所以贊人主者與夫左右之所以助廟堂者亦豈可嘗試為之以苟歲月耶此事非公不可責非某不敢以責公亦幸祕之毋示他人也經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此道固窮於時矣豈窮於吾人哉惟丞相察之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更乞加愛以膺三接謹具啓不宣

與李狀元工部

某頓首再拜順之工部狀元老兄自羅源人去忽忽具狀併以惡語呈浼想無不達者即日溽暑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某客此餘年巢南之念無食頃置但以鄉里殘破之後斗米千錢雞豚蔬笋一切無有疫癘大作死亡相枕遂不能即去且復須止耳但不知仰俯三百指意將安歸乎水到渠成之語東坡其欺我哉雖然窮中之味非吾輩不能堪非處之久不能知其味之永也頃在都城陷身虜帳幸而脫歸又落風波之地列士梟首時

無不免賴聖主赦於必死遂獲南歸方安眇亦為終焉計又為冦盜所迫來客海嵎今雖困臥流離豈不愈於前日九死之地乎以此亦能自安幸老兄毋重為小人念也老兄湖南之行竟可免否蘭省亦豈能久留老兄耶官無大小要行其志志不可行則袖手旁觀一時士君子進退出處之節彌綸獻替之道與夫談笑議論之餘其善者固可師而不然者亦可戒此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之義也豈不愈於紙上之學乎順之學富識

高追配古人固無事此然舍此亦無以寓吾志也盖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耳丞公數相過否輒以數字涗之議論狂直殊愧犯分然吾徒所以相好政在阿堵之中知我罪我俱在春秋乎貫道早晚如閩中想遂相從于安失意將不安此德和將罷新任文明亦以替去迴首前日鳳池之遊豈非夢耶然人生孰非夢聚散無常即生滅法於此思之則生滅俱滅又何足計乎欲言無窮恨不能多幅何日握手一笑以寫此心臨紙東瞻精

爽俱遺更冀惠序加愛以壽君親

答黄德美

某頓首某斥逐屏居精爽夢夢忽接來教詞意炳然固已驚畏徐門二章浩然有御風騎氣之興不覺掩卷而起曰天其或者遣此英才以慰我亡聊乎士人中固有高才者但筆力無來處流為馬異李赤而恬不知怪刻舟膠柱泰然自以為得意此有志於文墨者所以為其太息也德美句法抑按已逼蘓黄此天下士也豈易得

哉然子路終身之所誦者孔子以為何足以臧蓋待子路非衆人之比耳德美浮沈里巷間能不作富貴之念乎能不恤世眼之青白乎能不畏禍患死生之逼人乎某聞志在一邦者當恤一邦之毁譽志在天下者勿恤也志在天下者當顧天下之重輕志在萬世者不顧也德美來書尚介於一邦此非僕所知也孟軻之文雄於戰國韓愈之文妙於李唐惟能不介其小者故能若是其大也蘇黃之文幾於比肩及其絶塵黃且瞠若豈筆

力之罪耶然東坡謫居海外若不復振者而剛大之氣尚充塞乎天地之間山谷稍不得意則作小偈以贊王介甫間於東坡微有譏焉則生死富貴巳懾其氣爾所以為山谷者果安在哉吾黨均學蘓黄者也中有涇渭不敢獨享因書以告君子無以示外使不知我者而怒生瘦也某近有數篇但謫籍不敢寄遠有新作無吝見示未會切告為器業自壽不宣

答張居實

某頓首再拜久別辱書開緘如見君子寵喻詳備非愛人以德者不能也某何人當宣和之末見九州需索東南一空而花石之奉鼎沸無巳學校諸生仰瞻白雲俱相顧泣下且自度曰聖天子未嘗殺一諫臣士大夫吞聲端坐願固位耳偶得數章槌鼓以進雖為虀粉不顧也聖意包荒未賜誅殛今得邸報乃有召命是將責我以前日未死之軀以為今日報也白日尚在赤心敢渝區區牛李豈所學哉異時有違此語公當出之則僕有

何面目更行天日之下耶反覆來書蓋知已者以報公所以不得不盡也春且老傳道佳勝未見幸為吾道自壽不宣

栟櫚集卷十五

宋 鄧肅 撰

序

瑞花堂

政和間有瑞花生於葉隆吉超然家狀如牡丹紅瑩不謝而未嘗有根衆雖異之竟不知其為何物也超然一旦抱其所能貢入成均且十餘年靖康間以智謀中科得官未試建炎二年再擢進士第易紫衣藍歸拜其親

里閈榮之友人鄧肅志宏為榜其所居曰瑞花堂且語之曰物亦有不根而生者乎草木無有也造化之英不能自欝其達而在上則有輪囷之雲扶疎之桂行於天而行於月若無俟乎根者其降而在人也則所謂將相公侯寧有種乎是也今超然以寒儒家連取文武二科猶掇之也異時將相蓋唾手可取較之卿雲桂月初不試根若無甚異者然則瑞花之生豈偶然哉雖然闇者須明月乃燭之旱者求蘇雲乃澤之彼蒼蒼者豈徒為

是無種之物以駭人哉蓋以種種而生者政有賴於此耳超然其勉之吾輩所為將相云者亦豈徒為觀美而已乎今天下須明求蘇者蓋不可一二計超然其勉之

建炎三年七夕鄧肅序

丹霞賞音文集

邵武軍泰寧僧明贖走人四百里以書抵予曰吾師得士大夫詩文亡慮三百篇雄文傑句日傳千紙師不得以私之也僕將鏤於板命之曰丹霞賞音集夫子厚於

吾師者請為我序之余告之曰若師農家子忽有所遇遂傳心印坐斷白雲法可參又能出其糟粕作詩誦三昧如畫沙印泥不事雕鐫雖貫休齊巳等輩旬鍜月鍊有不得其髩鬚者又何待士夫為之賞音乎而況三百篇之中有為社稷臣者有為文章伯者有為道山之秀者有為柏臺之英者有宣埋輪之威者有布愷悌之政者有布衣韋帶而尚友古人者鉤章棘句光芒相薄皆不在人下而又何待潦倒不堪者從而序之乎雖然世

間遊戲法門類相假合若以序為不必為則諸公之文
雖不必作可也若以諸公之文為不必作則丹霞之迹
雖不顯可也是將頹隳委靡蕩然不可收拾而與兎角
龜毛同歸於無用之域矣豈中道哉蓋聞七佛之出世
達摩之西來與三藏四萬八千卷之流布於六合内外
者譬猶煙雲出岫本無定體而風行水上偶爾成文故
其建立之迹闡揚之音雖轟轟若雷聲而亦未嘗不淵默
也然則丹霞示現之迹士夫從而賞之明蹟從而刊之

僕又從而序之是亦循斯須矣又孰有不可者哉丹霞法名宗本棄妻而庵居得度五年風號露泣之地化為金碧太守請於朝以名其院所謂丹霞是也世間人或得其誦者即以吉凶壽夭決之猶著龜也此特其善者機耳丹霞豈作意哉明蹟作字吟詩亦超然不凡而見解的的不落一邊蓋其師之嫡嗣云宣和七年中元瑞芝軒書

丹霞禪師行化

曾子固嘗言世人視損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損余始惜其言之過既而久處里閈乃信其言之不妄也今本禪師一瓶一鉢來自丹霞以開田因緣化於沙邑未踰月而所獲幾百萬是何其速耶豈吾鄉居民固不若子固之所言耶不然則師亦何自得此於人哉怪而問焉有對者曰嘻師異人也其言人之禍福死生輒以期至故智者多其能愚者冀其福敢為不善者又將隱其過此所以摩肩接踵各攄所藏無敢為師嗇以是集事

又安得而不速乎余仰天而笑曰夫有是哉夫所謂丹霞者豈晉佛圖澄耶豈唐僧一行耶明數以先人之禍福雖草而著闕如龜類能及焉吾又何為而心醉哉雖然亦有可占者乃往見之興居之餘遂即其所言禍福死生已著於人者聊復訊之師方且悠然而辭若不以是而自多也夫既不以是自多則必有超乎世者余乃易色變容不敢以世俗之所問者叩焉徐而聽其欵語味其所詠之詩超然不復塵中見解禪不能枯律不能

縛雖如我等亦不能測其涯涘殆不知其果何人也其與人之頌若所為文初不經意一瞬百紙颯如風雨豈以錐畫沙乎豈以印印泥乎抑八窗玲瓏而人之善惡莫得以逃之乎不然則其姑示之以天壤使人得以相之故丹霞道場能就今日耶吾皆不得而知之也因其就行姑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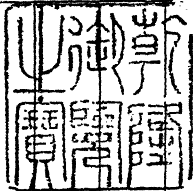
太平興國堂頭璨公語録

佛菩薩語流布人間凡五千四十八卷而一祖西來直

指心源不立文字若佛若祖孰少孰多曰教曰禪若此殊軌殊不知佛菩薩語雖累億萬亦未嘗輒立文字而達摩直指心源雖默無一語而五千四十八卷已在其中矣太平堂頭璨公頌從蔣山何嘗得免昔住太平本自亡錐據師子座作師子吼未嘗為人世說毫釐法四方學者皆腦門點地拾其殘膏而襲藏之旦扣栟櫚居士鄧某湖南之鴻儒以序冠焉居士曰嘻此特其土苴耳豈其眞哉雖然土苴之外何者為眞一視而空頭頭

皆是有語亦可無語亦可雷聲淵默本自同時孰為五千四十八卷而孰為不立文字者乎在佛為弟子在祖為嫡孫蓋道一也門人弟子若因此以有悟則謦欬動息皆西來意而況所揚之般若乎若守此以求師則拈花微笑已是剩法而況所論之葛藤乎悟之者天地一指守之者毫釐千里反以問師了無語焉余姑為門人者序之耳師名了璨得法於蔣山懃其祖蓋出於楊岐之下作字吟詩皆得遊戲三昧而未嘗作意也大丞相

李公嘗訪師於栖雲恱之許為具眼人遂結看經社世人因以多師嗚呼師豈止具眼看經而已耶當有辨之者



栟櫚集卷十五